

碑

林

集刊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碑 林

集 刊

(十二)

2006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主 编 赵力光
副 主 编 王其祎
编 辑 赵力光 王其祎 路 远
 裴建平 王原茵 樊 波
 李举纲 陈根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碑林集刊. 12 /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西安: 陕西人民
美术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 - 7 - 5368 - 2096 - 8

I . 碑... II . 西... III . 碑刻 - 西安市 - 古代 - 丛刊
IV . 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0920 号

碑林集刊(十二)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4 插页 470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 - 7 - 5368 - 2096 - 8

定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131号 邮编: 710003

发行部电话: 029 - 87262491 传真: 029 - 87265112





2006年2月
22日《五代冯晖墓乐舞砖雕艺术展》在我馆隆重
开幕

2006年4月
4日全国政协副
主席李兆焯来我
馆参观



2006年6月
10日“保护文化
遗产、爱我西安
碑林”主题签名
活动在我馆举行

2006年9月
9日我馆职工参
观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70周年图片
展



2006年10月
2日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盛华仁来
我馆参观



2006年10月
17日英国坎特伯
雷大主教威廉姆
斯参观我馆



2006年10月
28日第十一届西
安碑林国际临书
展开幕式在我馆
举行



2006年10月
27日原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布赫参
观我馆

2006年10月
28日陕西省文物
保护百万人签名
活动启动仪式在
我馆进行



赵力光馆长
于 2006年 10 月
访日期间在修美
社作专题演讲



2006年12月
1日 西北大学西
北史研究中心李
健超教授在我馆
作学术报告



2006年12月
15日 陕西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双怀教授在我
馆作学术报告



Main Contents

Lu Yuan

A discussion on the Date of Erecting Stone Tablet about Moving Ancestors Graves and Stone Tablet about Moving Three Graves Notes

Cao Luning

A Study on Buddhist Religious Discipline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from Stone Tablet of Hongfu Temple

Fan Bo

On New Epitaphs of Pei Xu, Pei Fu and Pei Huang

Pei Jianping

Studies on Buddhist Images in Changan Style from Ones Excavated in Guanzhong

Dong Shuyan

Remarks on Four Gods and Twelve Animals of the Lunar Engraved on Tombstone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Li Jianchao

Cuiwei Temple and Japanese Buddhist Monk

Zhao Zhenhua & Wang Zhihui

Remarks on Prime Minister Fu Youyi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His Epitaph

Huang Yongnian

Preface I of a Corpus of Epitaph data in the Sui Dynasty

Geng Huiling & Mao Hanguang

Preface II of a Corpus of Epitaph data in the Sui Dynasty

Wang Qiyi

Preliminary Remarks on a Corpus of Epitaph data in the Sui Dynasty

Zhou Xiaowei

A List of Reference Books for the study of Stone Inscription of Ancient Shannxi

Zhao Liguang

A Survey of the Rubbings of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 Collected in Shannxi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stitute

Yin Yimei

Studies on the Inscription of Taishan Moution and Stone Inscription of Emperor Qinshihuang

本刊征稿

《碑林集刊》是由西安碑林博物馆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年刊,本刊旨在立足碑林,面向全国,以碑石墓志、石刻艺术类文物研究为基本特色,同时开设文史研究、文物丛谈、博物馆学等栏目。十余年来,本刊得到了各方面专家、学者及同仁的广泛好评,各文博兄弟单位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促进学术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本刊真诚欢迎各界指教并惠赐大作。

《碑林集刊》主要开辟以下栏目:

一、碑林研究(主要反映西安碑林自始建以来的历史沧桑,包括碑林发展的重要史料);

二、碑志考释(各类碑志的考证、研究);

三、碑帖咀华(以各代碑帖、拓本研究为主);

四、新出墓志(以南北朝至隋唐墓志为主);

五、石刻艺术(突出汉唐石刻艺术品研究);

六、书艺漫笔(以书法艺术研究为主);

七、文史研究(以周、秦、汉、唐历史文化研究为主);

八、文物丛谈(以馆藏文物及新出土文物的研究为主,突出精品文物);

九、博物馆学(包括文物、古建的保护研究及博物馆管理等)。

此外本刊还设有“玺印研究”、“文献天地”、“新书评介”、“碑林学人”等栏目。

本刊文稿要求:注释一律置于文末。文中提及帝王年号,须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注释除常用的经史典籍(十三经、二十四史)外,引用古籍,应标名著者、书名、卷数、页码、版本;引用专书及新印古籍,应标名著者、书名、页码、出版者及出版年代;引用期刊,应标名作者、论文名、期刊名、年代卷次。来稿请附作者单位、邮编、职称、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

学术论文以不超过万字为宜,介绍性文章或随笔以不超过五千字为宜,编辑部有权酌情删改来稿,如不同意请予说明。来稿请用小四号字打印,同时提供打印稿和电子文本(word格式),欢迎随文提供相关照像图版。来稿刊用,即致薄酬。作者请自留底稿,半年内未收到采用通知可自行处理。因本刊人手有限,来稿恕不退还,请多谅解。

来稿请寄:中国 陕西省 西安市三学街15号 《碑林集刊》编辑部

邮政编码:710001

电话:029-87258471

电子信箱:bljkbj@126.com

联系人:樊波 王庆卫

敬祈 惠赐大作以为本刊增色,不胜感激!

——《碑林集刊》编辑部

目 录

● 碑志考释

- 李阳冰《三坟记碑》《捋先莹记碑》为唐刻原石考 路 远(1)
 读唐《弘福寺碑》论隋唐戒律的成立 曹旅宁(9)
 明《傅瑛墓志》的几个问题 张蒙芝(18)
 明《阎仲宇墓志》考述 刘思怡(22)

● 新出墓志

- 唐《辛谦墓志》考略 柳秀芳(27)
 新征集唐《王里奴墓志》考释 倪丽焯(33)
 唐《窦德藏墓志》考 张延峰 朱 峰(37)
 唐《于知微妻卢氏墓志》考释 张维慎 李 铭 耿 晨(41)
 读唐《冯士良墓志》 张 婷(49)
 新出土的唐《李元则墓志》考析 黄小芸(53)
 新见唐裴昇、裴鈇、裴隍三方墓志丛考 樊 波(57)
 唐《韦道冲墓志》略考 贺 华(70)
 西安南郊新出唐《姚应之夫人杨氏墓志》考释 肖健一 程 义(75)

● 石刻艺术

- 从关中出土的北魏佛造像看长安模式佛造像的形成 裴建平(79)
 固原唐墓所出八棱形石刻非石幢辨 杨晓春(90)
 隋唐墓志四神十二辰纹述论 董淑燕(93)

● 文史论坛

- 终南山翠微寺与日僧雪村友梅 李健超(113)
 终南山龙池寺及二龙塔考 陈诵雒(121)
 西安卧龙寺名称考析 景亚鹂(131)
 陈鸿寿的仕途历程及相关任期考 萧建民(139)
 魁星楼与文峰塔 陈财经(144)

● 读碑札记

- 从唐宰相《傅游艺墓志》看其人生末途 赵振华 王治淮(148)
 墓志中的唐代两京地区四、五品官生活管窥 崔世平(156)
 唐《井真成墓志》研究综述 贾 梅(167)
 纪赞贾汉复修栈道石刻综论 冯岁平 唐 玮(173)
 西安碑林所藏七块清代《阴鹭文》碑刻 罗宁丽(183)

● 隋代研究

- 《隋代墓志铭汇考》序一 黄永年(186)
 《隋代墓志铭汇考》序二
 ——隋代的墓志铭与其历史的定位 耿慧玲 毛汉光(187)
 《隋代墓志铭汇考》导言 王其祎(191)
 隋代弘农杨氏续考
 ——以墓志铭为中心 王庆卫 王 焯(199)
 隋代长安城郊地名考补

- 以隋代墓志铭为基本素材 王 灵(223)
- 文献天地
- 研究陕西古代碑刻之主要金石书目表览 周晓薇(239)
- 有关“昭陵六骏”的三则唐人文献 李举纲(255)
- 《中古墓志词语研究》摭瑕
——兼与罗维明先生商榷 邹 贺(257)
- 金代耀州窑陶瓷文献综述 杜 文(265)
- 民国著名刻工郭希安及其所镌石刻辑录 段志凌(272)
- 碑帖咀华
- 长安瑰宝 贞石墨影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藏金石拓片概述 赵力光(280)
- 秦《泰山刻石》考辨
——兼谈刻帖中的秦始皇刻石文字 尹一梅(286)
- 肃府本《淳化阁帖》的价值与鉴别 林 健(297)
- 文物丛谈
- 山西洪洞新出的汉十六字吉语砖 马 骥 任 平(303)
-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王鼎对联赏析 李雪芳(308)
- 博物馆学
-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应充分体现未成年人的特点 张 云(311)
- 2002年西安孔庙戟门维修报告 刘东平(315)
- 博物馆信息化工作的定位和思考 张 岩(322)
- “盛世佛光”展览陈列设计的几点新收获 张建华(325)
- 新书评介
- 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
——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陈尚君(328)
- 锲而不舍的足迹
——读罗宏才新著《探寻碑林名碑》 陈根远(336)
- 补白:
- 西安碑林博物馆成功入选“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 李 亮(26)
- 赵力光馆长赴美进行学术交流 庆 卫(92)
- 《西安碑林名碑》出版 庆 卫(172)
- 王双怀教授应邀来我馆做学术讲座 樊 波(182)
- 王其祎研究员在西北大学举办学术讲座 庆 卫(198)
- 我馆举办《五代冯晖墓乐舞砖雕艺术展》 李 亮(222)
-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出版 庆 卫(238)
- 我馆举办《日本天真书法塾——西安碑林临书展》 李 亮(271)
- 赵力光馆长赴日访问 庆 卫(285)
- 李健超教授应邀来我馆做学术讲座 樊 波(304)
- 西安碑林博物馆发挥藏品优势弘扬传统美德 李 亮(335)
- 陕川鲁三省篆刻联展在西安碑林举行 终 南(337)

李阳冰《三坟记碑》《捋先茔记碑》 为唐刻原石考

路 远

魏晋以降几成绝响的篆书，在书法艺术空前繁荣的盛唐、中唐时期，又迸发出了新的生命力，老树开出了新花。李阳冰是唐代篆书的代表人物，而西安碑林所藏《三坟记碑》、《捋先茔记碑》，则是他能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书迹刻石中非常重要的两件。通常认为，此二碑系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所重刻，依据是《捋先茔记碑》附刻的一则宋人题记。然而笔者近来重读此二碑，反复推敲这则题记，爬梳前人对二碑的著录，并在碑林展室观察、摩挲碑石本身，则对碑为宋人重刻之成说产生了怀疑：它们究竟是宋人重刻还是唐刻原石？这就是本文提出并想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前人对二碑的著录

《三坟记碑》和《捋先茔记碑》均刻于唐大历二年（767），均为李季卿撰文，李阳冰书写。《三坟记碑》螭首龟趺，螭首已残，碑身残高160厘米，宽80厘米，厚25厘米。碑身中部横断，左上角残损。碑文刻于两面，正面13行，碑阴11行，满行20字，篆书。无碑题，首行为“先侍郎之子曰”，是撰者李季卿自谓。碑文内容记述他三位兄长之仕途经历、所遗文集及改迁三坟之事。《捋先茔记碑》螭首方座，螭首亦残，碑身残高173厘米，宽80厘米，厚25厘米。碑身中部斜向断裂，左上角残损。碑题“捋先茔记”，碑文14行，满行26字，篆书。这篇碑文似专门讲述迁葬理由：自从为其父建茔霸陵后，十年间三位兄长相继去世，方士邵权以为，霸河岸“非窀穸攸宜”，在凤栖原另选茔址，筮之甚吉，于是迁先茔于新址，“伯氏、仲氏、叔氏三坟陪侧”。在《捋先茔记碑》碑题下方空处，刻有宋人题记一则，楷书二行，行字不计。为方便讨论，兹抄录如下：

□是钜唐李监阳冰书，以其年代寔远，风雨昏聩，字体不完，读者斯泥，遂有吴兴姚宗萼肇意，率好古者数人，同出刊刻之费，□威安璨重开，所贵名贤笔迹传诸不朽。时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十四日毕功。助缘僧智权，僧审凝，僧省中，僧静己，僧文遇。勾当人邓德诚。

路远，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如果孤立地看这则题记，以其为依据认定二碑为北宋大中祥符三年重刻，似并不为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著录此二碑时，均不言其重刻。

赵明诚《金石录》卷八“目录”中有此二碑：“第一千四百十六唐李氏移先茔碑，李季卿撰，李阳冰篆书。”“第一千四百十七唐李氏三坟记，李季卿撰，李阳冰篆书。”注曰“皆大历二年立”，并未言重刻之事^①。

欧阳棐《集古录目》卷八“李氏三坟记”条下曰：“李季卿撰，李阳冰篆书。季卿改葬其兄普安郡户曹参军曜卿，字华，金城尉叔卿，字万，朝邑簿春卿，字荣，凡三坟。碑以大历二年立。”^②亦未言及重刻。

陈思《宝刻丛编》卷七“京兆府上”有此二碑，“唐李氏迁先茔记”条下，注“大历二年”；“唐李氏三坟记”条下，注引《集古录目》所言。此二条之后，又加了一段文字，说得比较具体：

李氏三昆季坟记，于曜卿、春卿载其有平日文集，独于叔卿缺焉。且卒句云‘吏不敢’而止，而疑其碑不全。屢于好古刻君子求观，与所藏无异。后获全盛时所藏旧本，于叔卿卒章‘吏不敢’之下，乃有十数字，刻画烂班，尚可识其字，正云有文集若干卷，遂与三卿同。始知墨本以字漫灭，墨工惜纸墨耳。^③

这段文字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宋人所见到的此二碑的拓本，并不是姚宗尊等人大中祥符三年刚刚刻好的新碑，而是字有“漫灭”、“刻画烂班”的唐刻原碑。

十年前笔者撰《西安碑林史》，考察北宋时碑林藏石情况，对宋人金石著作不言重刻，也感到疑惑，但未予深究：“《金石录》中此碑跋尾未提重刻之事，《宝刻丛编》则云其字有‘漫灭’，‘刻画烂班’，显然不是说新刻之碑。看来，宋时原碑可能还在，姚宗尊等人只是欣赏李阳冰书法，恐其不传，才另行重刻，立于京兆文庙中，而且两碑应是同时重刻。”^④今天重新推敲《宝刻丛编》这段文字，当时以为原碑与文庙中重刻之碑同时存在的观点，似难以成立。《宝刻丛编》所说的不仅是原碑，而且是西安碑林所藏者。文中所谓叔卿一段卒句“吏不敢”三字，正是今《三坟记碑》正面倒数第二行末尾三字。因碑之左上角残损，末行原有8字损去4字，“卷行于世”4字尚可识读，这与《宝刻丛编》所说的情况相合，只是当时虽“刻画烂班”，但碑未残损，“尚可识其字”。既然宋人著录不提重刻之事，且《宝刻丛编》所录者是碑林现藏者，则重刻之碑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可能性，那么宋人重刻之说又是何时由何人提出的呢？

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石刻卷》也著录了此二碑，称其“今在文庙”，同样也没有提到重刻^⑤。继续向后搜寻，则明人赵崡极可能就是宋人重刻之说的始作俑者。其《石墨镌华》卷四“唐李阳冰先茔记”条曰：“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记，从子阳冰书。……书玉筋，经大中祥符间翻刻，故不及缙云碑。”同卷“唐李阳冰三坟记”条曰：“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阳冰书。碑虽无翻刻字，字画法具而神亡，似与前碑同。王元美乃谓：石犹故物，故无传改之伪。岂别一碑耶？抑未见前碑耶？元美自任识书，恐于此碑失之矣。”^⑥赵崡认为有题记的《挈先茔记碑》是翻刻，无题记的《三坟记碑》也是翻刻，并对王世贞“石犹故物”之说不以为然。王氏之说出自其《弇州续稿》，他把《三坟记碑》作原碑看待，对李阳冰篆书评价颇高：“舒元舆所谓虫蚀

鸟步，铁石隔壁，龙蛇骇解，鳞甲活动，庶几于此见其一斑。”^⑦至于赵岷立论的依据，显然是那则大中祥符三年的题记。

此后，金石学家凡著录此二碑，比较谨慎者，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只考订名物和篆字写法，不涉及这一问题^⑧。或者，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于有题记的《洒先茔记碑》条下称“重开”、“翻刻”，于无题记的《三坟记碑》条下，则不置可否^⑨。但迄今并无一人对赵岷的宋人重刻之说，提出认真的质疑。于是，不知从何时起，在今人的书史著作和各种书法辞典中，对这两件碑刻的表述就成了：原石久佚，宋人重刻。

二、对大中祥符三年题记的分析

最早提出宋人重刻之说的赵岷，并没有拿出新的证据，他的证据还是《洒先茔记碑》那则大中祥符三年的题记。现在让我们从该题记入手进行分析。

首先，第一句所谓“年代寢远，风雨昏聩，字体不完，读者斯泥，”显然是在说旧碑，即唐刻原碑的状况，可见当时原碑还在。那么需要搞清的问题是：原碑在哪里？是在凤栖原李氏墓地？还是已移入京兆府孔庙？

正是因为原碑“风雨昏聩，字体不完”，才有“吴兴姚宗萼”等好古者出资“重开”之举。请注意这个“重开”，它是这篇题记的关键词。所谓“重开”，一般来说，是指对旧碑因风雨侵蚀或椎拓过多而漫漶磨损的字画，由刻工按原样重新剔刻，俗称“开字口”、“洗碑”，通常由碑帖商为之，以提高拓本的“质量”。杨宾《大瓢偶笔》云：“古碑漫漶者，后人多洗而通之。就余所见，如醴泉铭、庙堂碑、慈恩圣教序记、西平王碑、圭峰碑、颖上黄庭、道因碑、岳麓寺碑，皆重洗者也。一经重洗，古意失矣。”^⑩他列举这么多碑，也不知有何依据，不过这说明后人对前代之碑重洗、重开，确是常有的事。若是新刻碑或重刻碑，则常用“刻”、“刊”、“勒”、“镌”等动词，而不见用“开”的。不过，题记中又有“同出刊刻之费”，只从字面来看，究竟是“重开”还是“重刻”，依然两可。

以“所贵名贤笔迹传诸不朽”为目的的“重开”之举，署名者却是五位助缘僧人，这也有点奇怪。然而，将该题记的署名与碑阴《沙门静己书偈》的署名加以比较，疑惑便会释然。《洒先茔记碑》碑阴，刻有宋人一篇碑文，碑题已损^⑪，碑题下方署：“敕谥□□禅师述，长安沙门静己书，僧省中篆额。”碑文末署：“大中祥符三年正月一日保福禅院主僧义远建。助缘进士刘蒙，进士段腴，王利，田德元。勾当国子监人邓德诚，僧□□，持法华经僧审凝，胜业院主僧□□。安文晟刊。”碑文为行书，18行，行36字，是僧静己书录已故某禅师之偈语，一般以《沙门静己书偈》称之。可以看到，正面题记署名的五位僧人，这里出现了三位，即静己、省中和审凝，没有出现的两位，很可能就是两个名字损去者。邓德诚也出现了，署衔更明确：“勾当国子监人”。这里的“国子监”，即当时的京兆府孔庙，唐末昭宗东迁后，韩建缩建长安城，将位于务本坊的国子监及其中唐石经，迁入新城内，五代后演变成京兆府孔庙，当地人出于念旧，

仍以国子监称之，则这位邓德诚，应是当时管理京兆府孔庙的官方人士。年款署“大中祥符三年正月一日”，比正面题记要早八个月。现在的问题是：在同一年里，由相同的当事人，在此碑的两面先后刊刻了偈文和题记，那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从时间上讲，《沙门静己书偈》在先，题记在后。我们先假设：现存《栖霞记碑》为宋人重刻，则它无疑是重刻于《沙门静己书偈》之碑阴。可以这样解释：静己、省中等僧人，为纪念已去世的某禅师，将其偈语刻勒上石，置于京兆府孔庙。静己之书法仅见此碑，其行书颇似释梦英。这几位僧人应该是题记所说的“好古者”，于是碑刻成后不久，在吴兴姚宗尊提议下，又同出刊刻之费，在碑阴重刻李阳冰《栖霞记碑》，并留下了那则题记。

还可以作相反的假设：现存《栖霞记碑》为唐刻原石，且当时不在凤栖原墓地，已移入京兆府孔庙，则《沙门静己书偈》是刻在它的碑阴。相应的解释是：静己等“好古”之僧人在利用《栖霞记碑》碑阴刻罢偈语之后，见正面李阳冰小篆书法“风雨昏聩，字体不完”，遂在姚宗尊提议下，又出资将《栖霞记碑》之字画加以“重开”，以使“所贵名贤笔迹传诸不朽”。重开后于碑题下空处加刻题记，对重开事宜作了交代。

刻《沙门静己书偈》的安文晟，与重开《栖霞记碑》的安璨，是兄弟二人。安璨为长，应作安文璨，这里省去了行辈字“文”。西安碑林现藏北宋咸平元年（998）《赠梦英诗碑》，刻工落款“安文璨、弟文晟刊字”。武威安氏是北宋时期活跃于京兆地区的刻工家族，碑林中的宋代碑刻，大多数是安氏所刻。也许，“重开”需要的技艺更高，由更富经验的兄长完成。另外，“勾当国子监人”邓德诚之署名出现于碑之两面，说明《沙门静己书偈》的刊刻和《栖霞记碑》的“重开”，均与京兆府孔庙有关，或者说均发生在京兆府孔庙。

三、新证据：《栖霞记碑》碑侧题字

通过以上分析，碑之两面即《沙门静己书偈》与题记的关系，已比较清楚，然而两种假设哪一种能够成立，仍需要更为过硬的证据。下面笔者提出一条有助于作出判断的新证据——《栖霞记碑》的碑侧题字。说它新，只是因为此前没有人把它作为证明此二碑为唐刻原石的证据，并不是说它才被发现，它一直存在，而且前人也曾注意到它。

在《栖霞记碑》左碑侧，有两行楷书题字（图一），宋以来金石家均未提及，直到清末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才注意到了它：

其二碑原刻刳缺，此系宋大中祥符三年九月重刻者。惟先莹记碑侧有□州防御使独孤密题字，正书二行，犹唐刻也。……独孤密为韦皋幕僚，见通鉴唐纪宪宗元和元年。^⑫

然而毛氏是认同此二碑系宋人重刻之说的，他虽然在碑侧发现了“犹唐刻”的题字，却对两者之间明显的矛盾不置一辞。另外，与毛氏同时的叶昌炽《语石》一书中，也

提到此碑侧题字：

惟李阳冰捋先莹记，宋大中祥符二年重刻，而其侧独孤密銜名三行，犹是唐人旧刻。盖宋人即用原石重开，碑文虽泐，而碑侧之字犹泐之未尽。^⑬

叶氏同样是在认同宋人重刻之说的前提下，来考察这两行题字的。他比毛氏的不置一辞前进了一步，提出“盖宋人即用原石重开”的解释。然而他所说的“原石”是《捋先莹记碑》的唐刻原石，还是另外一块不相干之唐碑的原石？且既言“重刻”，又言“重开”，仍让人不得要领。

两位先生都未曾录文，为讨论方便，兹据碑侧尚能辨识者抄录如下：

大和□□□月十一日自霸迁祖……（以下漫漶不可识。第一行）

□史□□州防御使独孤密营举。（第二行）

“大和”亦作“太和”，是唐文宗年号（827—835），距《三坟记碑》和《捋先莹记碑》刊刻的大历二年（767），已有六十余年。仅据这残存的文字，已不可能说清它与当年李氏迁建坟莹有何关系，但这两行题字如毛凤枝和叶昌炽所言，是唐人所刻，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按照第一种假设，《沙门静己书偈》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新刻，《捋先莹记碑》是利用其碑阴重刻，那么新刻宋碑的碑侧怎么会唐人的题字呢？这是一个致命的矛盾，这条新证据使第一种假设无法自圆其说。

如果按照第二种假设，就不会有这种矛盾：在唐刻原石的碑侧，出现其后唐大和年间的题字，不管它与原碑有无关联，都是讲得通的。北宋大中祥符三年，静己等诸僧利用当时已在孔庙中的《捋先莹记碑》碑阴，刊刻禅师偈语，又出于延续“名贤笔迹”的考虑，对正面李阳冰小篆碑文加以“重开”。碑侧原有的唐人题字对这两项工作并无妨碍，于是就保留了下来。而在宋人重刻之说已成定论的今天，这两行勉强可以辨识的刻文，便成为证明《捋先莹记碑》（当然也包括《三坟记碑》）是唐刻原石的有力证据。

四、对二碑形制的考察

从形制上对此二碑加以考察，亦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三坟记碑》螭首龟趺，《捋先莹记碑》螭首方趺，形制稍有不同。不过，碑身和碑趺一般是可分离的，由两块石料刻成，那么现存碑趺是否原物，千年之下，已很难讲，这里不予考虑。此二碑之螭首均与碑身为一体，即由一块石料刻成，是唐刻也罢，宋刻也罢，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所以前文述二碑尺寸，只计碑身，其残高虽然不同，可碑宽碑厚相同，说明二碑原高、宽、厚规格大致相当。另外，此二碑之螭首均已残断，碑额均已不存（《捋先莹记碑》尚可辩碑额底部），均在碑身右侧上方残存三个浮雕龙头，证明它们曾拥有过螭龙盘绕的碑首。

如果此二碑是姚宗萼等宋人重刻，他们的出发点很明确，如其题记所言：使“所贵名贤笔迹传诸不朽”，即完全出于书法欣赏的目的，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重刻螭首。就算《捋先莹记碑》之螭首是为早于它的《沙门静己书偈》所刻，可《三坟记碑》的螭首该如何解释？通常情况下，以书法欣赏为目的重刻前代名碑或将前人书迹上石，对碑

的形制并不讲究。这样的例子在碑林中就有，如北宋淳化四年（993）重刻的秦《峰山刻石》。当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郑文宝，也是出于对李斯小篆书法的欣赏，“惜其神踪将坠于世”，遂用他的老师徐铉所授模本，“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⑭。此重刻碑为长方形竖石，两面刻字，高218厘米，宽84厘米。顶部两角略加修整作弧形，勉强可称为“圆首”，而碑侧甚至未经打磨。其他如北宋所刻张旭《草书千字文》、怀素《东陵圣母帖》《藏真律公二帖》、颜真卿《争坐位稿》、僧彦修《草书诗帖》等等，已经具有单刻帖的性质，刻于或竖或横的方石之上，更无“形制”可言。

重刻之碑当然也有重刻螭首的，但一定是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如北宋初王彦超重刻之虞世南书《孔子庙堂之碑》。此碑原刻于唐贞观初年，是当时长安国子监始建孔子庙堂的记事碑，虞世南奉敕撰文并书写。当年唐太宗喜好虞世南书法，朝野跟从，碑刻成后曾有“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的盛况，只是此碑唐代已毁。北宋初王彦超将其重刻于京兆府孔庙，并非纯粹以书法欣赏为目的，还因为它具有纪念碑的意义：当年长安国子监之孔庙，正是京兆府孔庙的前身。可以设想，宋代重刻《三坟记碑》和《捋先茔记碑》的，如果不是姚宗尊等好古者，而是李氏后人，地点也不是在京兆府孔庙，而是在凤栖原李氏祖茔前，则重刻螭首龟趺便在情理之中了。

值得注意的还有，《三坟记碑》碑侧刻有装饰图案。左侧图案已模糊，右侧图案则很清晰，不是一般浅浅的线刻，已近乎浅浮雕，相当精美（图二）。如果此碑是宋人出于书法欣赏的目的重刻，他们更没有必要重刻原碑侧的装饰图案。这一点只有用此碑是唐刻原石才能解释得通。

另外，《捋先茔记碑》附刻之宋人题记，如果是重刻此碑之后加刻，应该刻在碑文之末，就像宋刻《峰山刻石》碑文之末加刻的郑文宝题记。而此题记刻在碑题下方空余处，恰好说明此碑是原碑：姚宗尊等对原碑李阳冰篆书碑文“重开”之后，因原碑文格式未动，只能见缝插针，将他们小字楷书的题记刻在有较大余地的碑题之下。若重刻碑文，完全可以调整格式，在碑文末为镌刻题记留下余地。在碑林中与此类类似的有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该碑也是在碑题下方空余处，加刻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题记一则，楷书4行，行50字，记当时在“好古博雅君子”李延袭建议下，权知永兴军府事李準将“倒于郊野尘土之内”的《颜氏家庙碑》，“移栽入于府城，立于先圣文宣王庙”之事。这两则后人题记都是面对原碑，才会有这种不得已的选择。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三坟记碑》和《捋先茔记碑》系宋代重刻之说不能成立。此说出自明人赵崑，是他对《捋先茔记碑》碑题下方宋人题记的片面理解。赵崑之前，宋元金石著作并无此说。北宋大中祥符三年，僧静己、省中等在已迁入京兆府孔庙的《捋先茔记碑》碑阴（《三坟记碑》两面刻字，无碑阴可用）刻某禅师偈语后，又在姚宗尊提议下，出于使“所贵名贤笔迹传诸不朽”之目的，对此二碑李阳冰小篆碑文加以“重开”，即“开字口”。“重开”之举是否有损于原刻笔意，这另当别论，但它肯定没有